

# 求解

# 中国

Q I U J I E   Z H O N G G U O J I N G J I

# 经济



■ ■ ■ 中国证券市场研究设计中心(联办)研发部  
■ ■ ■ 财经时报  
■ ■ ■ 和讯网

## 2000年

## 网上 宏观经济 研讨会

上海人民出版社

# 在通货紧缩的阴影中 求解中国经济

——首次“网上宏观经济研讨会”综述

(代序)

赵 晓

## 一、别具一格的“网上宏观经济研讨会”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学界举办过多次研讨会，重要的如80年代的“巴山轮宏观经济国际研讨会”、“莫干山体改研讨会”，90年代的“京成大厦中国企业债务国际研讨会”。但是，把经济讨论搬到网上，让经济学家由此走向民众，这在中国大陆还是第一次。

本次研讨会讨论的主题是中国宏观经济形势、宏观经济政策及与经济发展相关的重大问题，这也是当前经济学界、决策部门以及投资者最为关注并争论不休的焦点话题。总的说来，会议取得了预期效果，受到了海内外专家、群众的好评。笔者以为，本次“网上宏观经济研讨会”作为极富创新意义的研讨会，无论形式还是内容都有许多可圈可点的闪光之处，完全有可能载入史册。

本次“网上宏观经济研讨会”是一次大型讨论

会，所有网民（无论海内外）都可以不受任何限制地参与讨论。从形式上讲，它将传统研讨会、笔会与当今互联网传播方式融为一体，称得上是专家研讨与大众参与相结合的最新的有益尝试。会议主办者——中国证券市场研究设计中心（联办）研发部、财经时报、财经月刊以及中国著名财经网站“和讯网”（[www.homeway.com](http://www.homeway.com)）的共同理念就是，把宏观经济形势与政策的研讨搬到网上，让大家就所关注的话题听到各种有代表性的意见和主张，并通过专家与专家、专家与网民、网民与网民的充分互动、充分展开，迸发新的灵感和火花，以深化对中国宏观经济形势与政策的认识，保证最新研究成果能以百姓易于接受的表现形式在第一时间进入民间。

为保证研讨会的成功，主办者专门邀请了樊纲、邱晓华、张曙光、易纲、宋国青、茅于軾、任若恩、李晓西、王建、胡鞍钢、谢平、刘鹤、贾康、曹远征、米建国、李善同、石小敏、温铁军（排名不分先后）等近20位具有代表性的、在国内享有盛誉的经济学家们“到会”，让这些专家成为“斑竹”（版主），提供最新思想原料，回答读者问题，直面国内外同行“论战”。强大的专家阵容是本次研讨会取得成功的坚实基础。

充分挖掘和发挥好互联网的优越特性是本次研讨会取得成功的另一坚实基础。总结本次研讨会，网上研讨会相比于普通研讨会的优势是明显的。一是互联网具有跨时空性、大容量储存性、最大开放性以及完全互动性等优越特性。这使得普通研讨会易于

出现的“我没有时间”或“我不在某地”，“由于时间关系，我就讲这么多”或“由于篇幅所限，我就写这些”，“我的原话不是这样的，他没有听清楚”，以及“恶劣的天气”等常见的会议障碍，在此均不存在。二是网络具有虚拟性和开放性。无数个不辨身份的网民在研讨会上“闯荡”，使研讨会不可避免地折射出独特而富有魅力的“网络文化”色彩，譬如言语的直率性、尖锐性（网上BBS讨论通常毁誉多）。其结果，使一向温文尔雅的经济学家们也深受触动。例如，樊纲教授在讨论中“有些措词不大客气”，他解释说是为了“引起注意”、“触动神经”，并认为这其实正是网络的一个好处，可以直率一点，简捷一点。他还向经济学家们发出呼吁：“我们这些‘传统产业’的人，在网络上似乎太‘斯文’了一点，应该学学‘聊天室’里的‘新新人类’。”一开始，主办者还对经济学家们能否经受“网上文化shock（震撼）”有所顾虑，因为一般的研讨会都是客客气气、四平八稳、自说自话的多。但现在看来，他们的顾虑其实有点多余。经济学家是走在社会变革前列的人，像樊纲教授这样开明的经济学家是大多数，而且会越来越多。网上研讨会无疑将给他们开辟一个独特的话语空间。

为了圆满、顺利地组织研讨会，组织者还作了如下尝试。（1）同时启动传统媒体与互联网，令双方互动。具体做法是，在会议宣传和主要文章及观点的宣传上，除运用网站手段外，也在报纸上择精华内容作呼应性刊登。显然，这非常有利于扩大会议影响，最

大限度地保证不同受众分享研讨会成果，参与现场讨论。（2）为活跃气氛，对于每个与会者的发言稿在传发网上时，均同步配发“特约读者”提问，以激发参与讨论的网民的思维。事实证明，“特约读者”的提问对于激发网上读者参与和讨论取得了较为良好的效果。（3）请专家答问，请特约评论员进行评论，不断推动讨论的深入，掀起新的高潮。（4）请有关研究人员及时就各方面专题进行跟踪性总结，以利于读者对不同观点的把握，提升讨论层次。

## 二、本次研讨会的主要背景和主要议题

众所周知，2000年一季度以来，中国经济学界对于宏观经济的走势与政策出现了重大争议，这是自1998年政府对宏观政策取向进行重大调整以来所未曾有过的。

2000年一季度，中国经济增长8.1%，二季度增长8.3%，平均增长8.2%。这些久违了的“8”字号的最新统计数据似乎显示，当前的宏观经济出现了回升的迹象，“国民经济在稳定增长中呈现转暖趋向”（邱晓华）。然而，经济学家们在欣喜之余，更用理性的眼光来分析回升的动因和前景，并为此展开了激烈的争论。究竟如何看待这次经济回升，是表明“拐点”已经出现，新的经济周期将启动；还是仅仅是一种随机波动；甚至必然是“高开低走”或“前高后低”，

如果没有财政政策的刺激很快就会陷入新的下降？经济学家们对此认识非常不一致。大部分的经济学家都承认宏观经济出现了好转的迹象，有人认为是“重大转折”，有的经济学家公开预言中国经济增长的“拐点”已经出现，这意味着告别这些年来经济增长一路下滑的轨迹。“拐点”说一经提出，即导致一片反对和怀疑的声音。因此，“拐点”之争可以说是关于当前中国宏观经济争论的一个焦点。

由于对形势判断的不一致，导致了对宏观政策取向上的不一致。非常值得注意的是，在宏观经济政策方面，2000年以来出现了一种新的说法，并引发新的争论。有人根据电力回升指标作出判断，认为新的经济周期至少已经启动了7个月之久，实质经济很快将走向回升，而当前扩张性的宏观经济政策隐含着触发通货膨胀的危险。为此他们建议积极的宏观政策应该停止，以避免顺周期引致会导致经济过热。显然，类似的声音在前两年是不可能听到的。然而，这种声音究竟是否有足够证据，另外一些学者，如任若恩教授等明确表示不予认同。任教授公开撰文驳斥这种以电力为先行指标预测中国经济增长周期的方法，并预言如果下半年国债投资不及时增加，经济增长的势头将很快滑落。

除了要不要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的争议外，更多的是对积极的财政政策效果的争议。这是因为，积极的财政政策已进入第三个年头，可以说已由“短期”进入了“中期”，由“暂时”进入了“持续期”，至

于未来什么时候可以停下来尚看不清楚，积极的财政政策是否还要一如既往地搞下去呢？在这一问题上，大部分的经济学家承认财政政策对于刺激眼前经济增长有效果，但有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对财政政策的负面性抱以警惕，对财政政策的低效率感到痛心疾首，进而怀疑这种刺激对经济增长究竟能起多大的作用。他们担心政府投资持续扩大、国债连年增加会导致投资效率降低以及体制复归等一系列负效应，从而为未来中国经济增长制造出新的障碍。而另外一些经济学家，如樊纲教授，则一以贯之地坚决主张必须通过财政政策来刺激中国经济增长，并用同样强烈的声音来捍卫他的主张。对于财政政策有可能产生负面性的警告，樊纲教授针锋相对地警告：中国决不能像日本搞扩张性财政政策那样三心二意，半途而废，否则将陷于更加严重的灾难。

再一个问题就是，中国经济如何重现高速增长？尽管目前中国经济增长的速度在世界上名列前茅，但增幅一直处于下降之中，下岗失业人数不断增长，显示出实际经济增长远未达到潜在经济增长水平。中国经济如何才能实现持续、稳定的增长？对此，就连强调财政政策的人也毫不怀疑，这决非宏观政策所能为的。然而，在宏观政策之外，应该将着眼点放在什么地方，人们的看法有所不同。如果说在1998年和1999年大部分经济学家较多地强调了体制改革、结构调整等因素（侧重于产业结构的升级）的话，那么最近一段时期的一个较为引人注目的倾

向是，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开始谈论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民收入提高的话题（在本次研讨会上也是如此）。但是，这一话题与宏观政策有多大关系，是不是值得在讨论宏观政策时加以强调（就像樊纲教授反对在谈论宏观政策时陷入体制改革的话题一样），却同样是一个有争论的话题。

由此可见，“网上宏观经济研讨会”正逢其时！

打个不太贴切的比方，当前经济学界激烈争论的情形就像是股票市场经常出现的“多空”搏击，又好比是某个难解之谜在最终揭开谜底前必定会引来无数猜测一样，“网上宏观经济研讨会”足可以让“多空”双方充分、自由地展开搏击，从而使真理在辩论中展示。

本次“网上宏观经济研讨会”基本上就是围绕着以上的话题而展开的，其具体议题包括中国经济增长究竟是否出现“拐点”、通货紧缩、宏观政策的效果、对外开放、农村经济等几乎所有与宏观经济相关的主要方面。相信在本次研讨会结束后，有关宏观经济及政策的激烈争论还将持续一段时期，而各方的观点有可能随着时间的推移、数据的增多以及争论本身而逐渐趋同。在此过程中，公开、坦诚、有效的争论对于确切地判断宏观经济形势，有效地实施宏观经济政策自然是有意义的。不仅如此，有的时候，关于宏观经济之争本身就是一种信号发布，争论激烈正说明当前经济的不确定性很大。

### 三、本次研讨会的主要观点及有新意的论点

有关本次研讨会的主要观点，主办者已经请研究人员从“中国经济是否盼到了拐点”、“宏观经济政策”、“启动经济过程中改革与宏观政策的关系”、“国际经济环境和宏观经济波动”、“农村问题与中国宏观经济”等五个方面作了较为详尽的综述，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在网上查看（[www.homeway.com](http://www.homeway.com)）。下面主要就前面谈及的有关争论的三大方面及一些有新意的观点加以介绍。

#### 1. 关于“拐点”

在本次讨论中，明确提出“拐点”出现，并对“拐点”含义作了清晰界定的是张曙光教授。在张曙光教授看来，“拐点”不同于“亮点”。所谓“亮点”是指经济发展的某些特征指标，如消费、投资、净出口等出现局部和暂时的积极变化，但这种变化不足以根本改变宏观经济的总体走势；而“拐点”则是指经济总量指标（尤其是GDP）变化趋势发生了转折。根据2000年上半年以来的种种迹象，张曙光教授及其领导的课题组认为：“中国的宏观经济经过库存调整、价格调整和生产调整，开始走过周期运行的拐点。”首先，2000年初预测的经济增长率在7.5%左右，高于上年的7.1%。其次，2000年上半年的经济增长率是近

3年同期最高的。第三，从相邻季度的环比看，从第一季度到第二季度，1998年和1999年都是下降的，只有2000年是上升的。另外，支持“拐点”形成的还有诸多亮点：交通、能源、电力等先行部门的增长加快，供给增加，消费（主要是城市消费）已经明显启动，工业增加值、社会商品零售额、对外贸易增长率都达到了近两年来的最高水平，狭义货币的增长率连续8个月超过广义货币增长率，企业和居民交易活跃，等等。

接近于张曙光教授观点的是易纲教授，他对通货紧缩向后看的结果是：“最严重的阶段已经过去。”

“我们预计，到2000年底，我国CPI同比增长为0.8%，RPI同比增长为-1%，我国通货紧缩的压力正在减小。以CPI衡量，我国年底就能走出通货紧缩的阴影。”

大多数人同意经济出现了回升，但对于“拐点”已经出现的说法，支持的人却并不太多，大部分经济学家高高举起的是“经济学家的两只手”（经济学家经常说“one hand...the other hand”，故又被戏称为“经济学家有两只手”）。典型者有宋国青教授（“60%好转，40%变坏”）、邱晓华先生（“许多迹象表明，2000年将是一个重要转机年，中国经济有可能结束连续几年增速下滑的局面，转为稳中略升的新态势”，但是，“没有积极的宏观政策，就不会有投资、消费和出口需求的稳定回升”）。

有些经济学家“把手藏起来”，但实际上还是“两

只手”。如李晓西先生，他提出了“拐点区间化”或拐点“平台化”的新概念，其实质倾向在笔者看来仍然是不太相信有真正的“拐点”出现（“经济回升不明显，形成平步推移微升的局面”），从而接近于宋国青教授提出的经济有可能“长期低迷”的看法。

比较鲜明地持相反的判断，即不仅认为没有什么“拐点”出现，而且判断经济还有可能下滑的是任若恩教授和王建研究员。如任教授的观点是，目前的增长只是数据的随机波动，根本看不到经济有实质性的改善。“如果总需求不足的基本格局没有改变，货币供应量的增长速度也没有本质的改变，走出通货紧缩的可能性并不大，即使价格指数出现正值，也会是暂时的，出现反复的可能性也很大。”他警告，“2000年非常可能还会重现经济增长速度逐渐降低的趋势。”王建研究员则认为，宏观经济走出低谷尚待时日，经济走势有可能是“N”字形而不是“V”字形。

关于“拐点”的种种争论究竟有无价值？有趣的是，网民“王波”直言批评了经济学家们的拐点之争，认为经济学家们应该对经济环境作实质性研究，拿出可执行的方案交给决策部门，从而把研究转化为行动，“这比拐点之争来得更实在”。

比这更为有趣的是，宋国青教授在回应“特约读者”说他有“两只手”的评论时，提出了一个颇有建设性的方案，即就未来经济变化趋势“打赌”的提议。也就是说，谁要认为“拐点”出现，可以“做多”，否则可

以“做空”。具体说来是这样，大家以2000年第三季度消费品零售额同比增长率来打赌，如果有人说，这个增长率将达到9.0%或者更高，那么宋国青教授愿意以5000元人民币和他打赌；如果有人说这个增长率会达到9.5%或者更高，那么他愿意赌1万元；10.0%及以上赌2万；10.5%及以上赌3万；11.0%及以上赌5万；11.5%及以上赌10万；如果到12.0%以上时，宋国青教授愿意“考虑抵押财产来赌”。这不是非常有趣吗？科学哲学家波普说，证伪是经济学吃不下去的一剂苦药，但宋教授现在提出大家一块来吃这一剂苦药，这对于防范经济学家们人云亦云，或者不负责任地乱说一气也许真是个好主意。经济学家们如果真的对自己的判断非常有信心，不妨与宋教授打一回赌。

对经济形势的判断并不是经济学家们的专利。网民们也纷纷参与到讨论中来，这恰恰是本次讨论非常精彩的一个方面。那么，网民是如何看待未来经济形势的呢？网上调查可能最有代表性了。网上调查的结果表明“多空”搏击确实非常激烈，如在大家最关心的通货紧缩的趋势这一问题上，认为“通货紧缩即将结束”的人与否定“通货紧缩即将结束”的人比例旗鼓相当，为40%对40%（见图1）。而对于“你是否认为中国经济增长已经走出低谷”的问题，答“是”的人占调查总数的40%，答“否”的人为32%，与此同时回答“不确定”的人达到了相当高的28%（见图2）。这表明对于经济形势的走向不仅经济学家们争

执不休，大部分的老百姓同样是心中无数。

你是否认为通货紧缩即将结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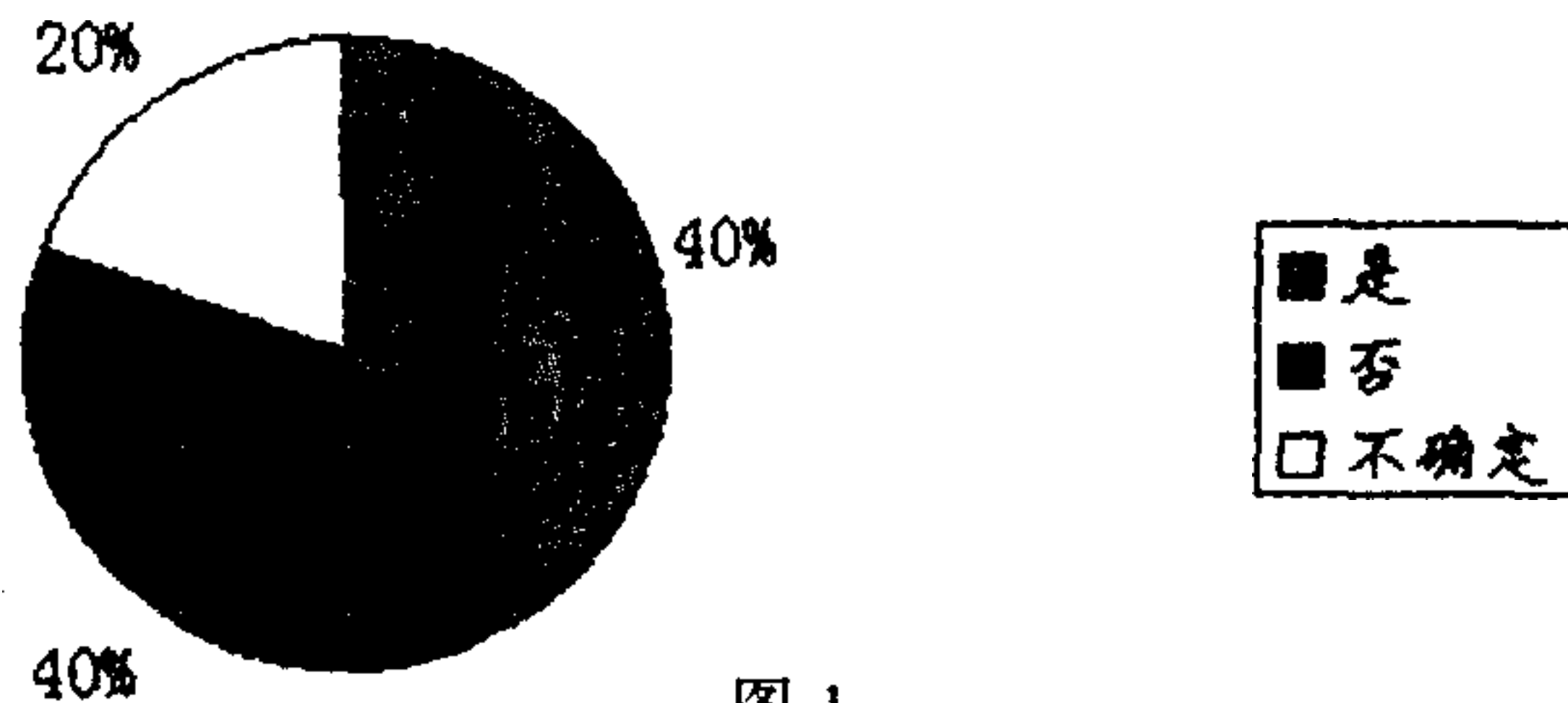


图 1

你是否认为中国经济增长已经走出低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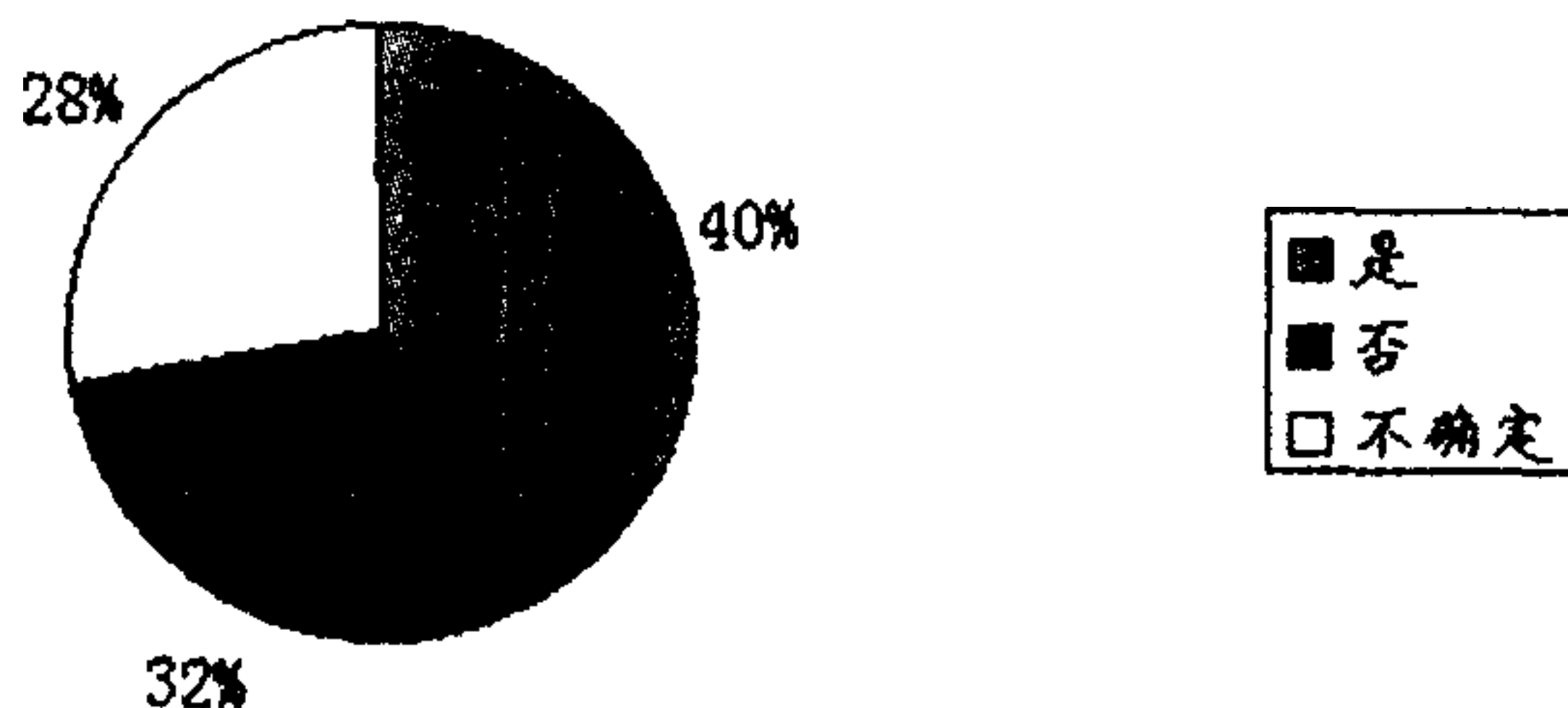


图 2

## 2. 关于宏观政策

宏观政策之争在于两大问题。一是宏观政策究竟有没有用，或者说其正负效应各有哪一些，何者为主。二是宏观政策与体制改革是什么关系。对于前者，正如樊纲教授总结的，是“不少人表示了不同程度的认可，也有人指出了它的问题”。对于后者，樊纲指出，“不少人认为经济的主要问题是结构问题，有的人还是认为宏观扩张政策无所谓，体制问题和结构问题是主要问题，改革与调整是最重要的”。

茅于軾先生尖锐地批评了扩张性的财政政策，

这在中国经济学家中并不多见。他指出：“光靠扩大开支，向老百姓借钱……将来怎么办？……大部分项目很可能要赔钱，到时候再借老百姓的钱来还老百姓的钱，无非是把困难往后推，使得将来的困难甚至比现在还大。我觉得这种扩张性的政策不能再用了。”宋国青教授则委婉地指出：“现在凯恩斯的理论在中国很流行，压倒了其他的声音，其中隐含着一种危险。”但樊纲教授对批评宏观政策的声音颇不以为然。他相信：“财政政策永远只是短期的应对措施，但毕竟能在短期起点作用。”他认为，在没有其他更好的办法的情况下，财政政策便是没有办法的办法，是不存在最优选择的次优选择。对于反对财政政策的意见，樊纲教授尖锐地提出批评：“中国经济不能不改革，中国经济也不能不增长；不增长我们什么问题也解决不了……经济学家如果可以不顾经济增长，那么就可以不要经济学了。”

网民在这些“大是大非”的问题上的参与似乎更加活跃。同意樊纲教授的网民不乏其人。例如，网民“小王”就认为“樊教授说得对，完全同意”，网民“深圳股市大户”则由衷地赞叹樊纲教授及其观点：“我很佩服樊纲教授。我认为他是中国一流的经济学家，也可以当不错的政治家。”不过，耐心“听”全部网民发言，就会发现还是怀疑和反对的声音要响亮得多，关键之处则是不相信政府投资的效率，以及认为财政政策存在着“挤出效应”。例如，网民“javacai”认为：“对中国当前的经济形势转暖的确不容盲目乐

观。这其中有多少是结构调整的成功，又有多少是政府财政刺激的短期利好，值得考虑。政府的扩张性政策所欠下的债总有一天是要老百姓用税来还的。政府为了渡过眼前的经济困难而采取这种轻率的政策，可得一时民心，却终究是饮鸩止渴。”

参与讨论的专家中，国家信息中心的刘鹤先生虽然不否定财政政策，但明确指出：“今年下半年和明年政策的重点，应转向微观政策的‘自由化’研究。”微观政策的自由化是个很有新意的提法，其内涵值得进一步挖掘，但它竟出于宏观经济的讨论中，再一次说明了中国的宏观政策讨论很难离开微观基础。而参与讨论的另一位专家、任职于国家财政部的贾康研究员坦率地表明了他不信任财政政策的态度。他认为财政政策只能治标，而“关键的问题在‘标本兼治’的操作过程中把握‘治本为上’的要领，实质性地缓解来自深层体制、结构、机制矛盾的制约因素，以求中长期的大发展”。把握不好，则可能“事倍功半”。另据他透露，他的同事们的研究表明，在考虑名义国债规模之外，特别要注重对我国实际债务规模的全貌分析，进而可知我国可用债务空间远没有名义指标所表现的那么大，因此需要非常珍惜。显然，贾康研究员的观点并不完全同于他所任职的财政部，而更像是独立学者的声音，因此更有必要认真听取。

那么对于国债投资究竟应该“珍惜到什么地步”，财政政策还要不要实行？对于这一问题，肯定的

意见明显占了上风。即使像茅于軾教授这样非常警惕财政政策负面性的学者（财政政策“是一剂有强烈副作用的药方”），考虑到“除了凯恩斯的扩张性的政策，确实没有可以立竿见影的好办法”，所以还是认为“不得不出此下策”，“同意扩张性的政策”。

网上调查与专家意见大体相仿。在网上所进行的问卷调查中，“你是否认为有必要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一问获得的肯定答复最多，高达63%，而明确反对继续实施财政政策的人只有7%（见图3）。

你是否认为有必要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



图3

体制改革与宏观政策究竟是什么关系？是不是在讨论宏观问题时应该尽量避免谈论体制改革的话题，或者应将不同的话题分开讨论？樊纲教授的看法，一是体制改革与宏观政策属于不同范畴，各自发挥的作用不同，因此不能混为一谈、“煮浆糊”；二是体制改革造成了经济的“紧缩效应”，不仅不能解决短期的总需求不足问题，还有可能适得其反。对于樊纲教授的第一个观点，没有明确的反对声音，但在讨论会结束之际，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卢锋教授专门撰文提出批评，认为存宏观经济学的研究

对象问题上无法得出讨论宏观问题不能考虑“长期问题”的结论。对于第二个观点，张曙光教授、刘鹤先生等不少人有明确的不同意见。张曙光教授表示：“我认为体制改革既有紧缩效应，也有扩张效应，这种效应既有长期的，也有短期的，关键是如何把长期和短期结合起来，启用那些具有扩张效应的改革措施……”他还提出了不同于樊纲教授的对策建议。刘鹤先生同时谈到：“樊纲先生提出的改革紧缩效应问题，我认为应视情况而定。我在1999年11月‘中国经济学家50人论坛’讨论会上就曾与樊纲交换看法，这个问题不能绝对化。”由此可以推断，对此问题经济学家们在“网下”的争论一定也是非常激烈的。

刘鹤先生对体制改革与宏观调控的关系有一段很好的概括：“宏观调控与改革的关系如何看，两者不是矛盾体，而且属于不同的范畴。现在的问题是，怎样用改革了的市场手段实现宏观调控的目标，以及如何通过宏观调控使市场微观主体更好地发挥作用。”也许这段话可以概括大多数人的意见。

### 3. 关于未来经济增长的实现

对于如何才能实现更长远的未来的经济增长，绝大多数人的观点是不能靠宏观政策的刺激，而要靠体制改革、结构调整以及进一步对外开放。就像石小敏先生所概括的：“现代化、产业化、市场化、法治化，是变革潮流所依时空背景中的几个最重要的辐射源。”